皇明嘉隆疏抄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爲亟處倖臣以保　新政事臣聞我

太祖嘗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深畏者哉是故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專恣安得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間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已之私逞已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況夫勢之所在爭附者衆故奸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

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其間擅政如太監崔文若日漸以長尚可
不豫慶之手令諭文乂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
勑旨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固
天之力若無如柰之何者臣竊不憚煩而復以為言
正以 聖明受其壅蔽[illegible][illegible]行道之人皆
知其紊撓 新政之首[illegible] 則[illegible]獨未知耳臣
竊見
陛下繼統以来納言如嚮從善如流苟有一得之愚
陳於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出不厭衆心豈
陛下知而顧為之哉盖文之力能展轉矯詐致此也
且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抑
止見其略節也如止於其略節者見之安知不
有黨文者為文妄匿被劾之條洗索言者之過
以激　聖情之喜愠乎又安知其不覘見
聖情護成前　旨且以詭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旨則文之罪不必諸人之
再言謂該衙知道則人之罪已逃
一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已罪

其為壅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一廝役李陽鳳而已邪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　詔獄以制人在能制尚書以回話在能抑言官以奏擾臣恐充其勢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呈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叱之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為也是以再干　勑旨責林俊以違旨以試於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耆舊邪此皆其壅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間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誅
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生之德為文求全請亟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以庇文者
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文必執迷自圖臣恐權
奸之禍無日矣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臣楊永祐謹

奏為斥奸佞杜深患以隆治化事臣備員法曹歷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鬭毆姦盜事是皆冗瑣末節未足深究獨恨 國有大姦根據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 社稷之安危履霜堅冰不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理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恣肆貪叨條其無君十五事臣嘗仰慕其人之丰采今為法司官乃坐視 朝廷臣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赧赧然有尸位素

饕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恭惟

陛下嗜學好問昔在　藩邸時蓋已傳之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釐革弊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

從　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

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黃童白叟莫不延

頸以望太平之治柰何不一二年內臣崔文周

用田顥蔡秀諸群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

聖心建設齋醮　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

陛下以為　宮中事無與於　朝政可無害也昔疊

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
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
招晚年之悔宋徽宗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
昔林靈素等群起而迷之卒召北虜之禍至今
談者猶恨
陛下試詰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教為
仙者誰邪不惟不能為仙而保享於太平無虞
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他彼輩不過為要
君固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
壞蓋邪正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漸不
可長大臣科道交章論列此皆忠悃咸曰為

國深計者
陛下每日知道了而群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以為得 君既專莫有能揖之者矣遂肆行無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工價科取城夫有身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怨咨載道側目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是以廣東道御史劉黼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刑部拘執李陽鳳等追究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往失具 奏認罪以逭萬一之誅奈何恃
寵驕恣巧言飾詐奏奉 駕帖取刑部人而付之鎮撫司正恐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

書林俊執法不與蓋亦漢臣張釋之之忠於文
帝耳釋之為廷尉罰犯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
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欲族誅而未之從雖申
屠嘉辱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焉然則文帝
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桃應問曰舜為
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
之而已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撓臯陶之法今刑
部按治一內豎家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
司夫林俊即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之為哉

必崔文巧佞譖愬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且冐違 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遏矣俊經術學義以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

陛下特起而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況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

天意者乎鎮撫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 國法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也使

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 文帝者崔文為之也即文之所為勢焉

宮闈蠱惑
君父縱放家人扼挾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
兼有之又不自以為罪方且假伏
主威挾制中外揚揚焉曾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
先帝初年也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
歸之瑾幾危　社稷遺禍徧天下歷數年而始
定臣恐崔文不去終非　國家之利周用田顯
蔡秀相與朋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為之處
也臣不勝犬馬愛　君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
昧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　留神省覽　奮發剛斷　一正宸

心乞　勅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田顒蔡秀左

道惑君之狀迸諸殊域無爲　君側之害必欲

昭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

勅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奉

請必付法司擬罪庶幾　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

欺罔之端亦可少塞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劉最謹

題為乞除大奸以正大法事臣惟自古人君雖不能不用臣而用之必慎所擇苟非其人則譸張詭異足以懷君德朋黨奸惡足以成國禍故君側之惡古以為患而毒藥猛獸之喻賢士垂切戒焉仰惟

陛下聰明天授洞燭事機即位之初首竄前朝元惡有所委任必擇淳良由是 聖德昭明天下稱誦柰何一月壞之於一么麼之崔文臣按崔文身素卑微驟居近侍 恩榮莫逾不知感恩揣分乃敢首導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宮深嚴恣爲齋醮言官論劾
陛下一切不省近聞指此爲名動支
內帑銀六七萬兩任意侵尅司禮監既不奏聞
陛下亦惟付之不知　內帑之藏　累朝積蓄國家
命脉所寄文視爲已藏而摸取之陰耗國本其
罪彌彰且憑恃寵靈折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
使天下謂
陛下庇邪豎拂大臣以上累
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誠文不知
陛下何辭以謝天下臣竊惑焉臣又訪知今提督東
厰太監芮景賢性雖恬靜任用匪人如千戶陶

淳心性險惡衆所素知藉用牙爪積年兇狡羅
網良善細隱莫遺外以酒食結縉紳而陰圖彌
縫其惡前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素惡之不與
交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由是黨錮勢威無敢
言者近聞於陳勲家緝獲錢寧家人朱喜與同
官校分其贓銀萬計不以奏
聞擅自脫放又賄拏奏訴冤逼其懷狀者自縊只此
二事其狡猾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而景賢不悟
任其愚弄壞事此景賢之罪難逭矣臣愚欲乞
陛下大奮乾剛亟將崔文查究其支費帑銀必誅之
於市以為首惡之戒芮景賢降

勑切責陶淳下之法司究問明白以正典刑庶權奸
知警地方以寧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平明之治無損世道幸甚臣職
當言路苟有所聞不敢緘默惟
陛下垂聽焉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林鉞謹

題為除大奸以信號令事臣竊見司禮監太監蕭

敬 本懸白是非辯誣極乞

恩放歸以延殘喘事內開嘉靖初年三月內該都察

院出榜於京城街市張掛将臣姓名入於犯人

之列伏乞察誣枉 准臣私宅養老以終殘年

等因奉 聖旨爾歷事累朝供奉

列聖諳練事體才行老成多效賢勞忠勤茂著嗣位

之初特加委任宜照舊安心供職以副眷遇至

意不允所辭榜文便着收了各衙門不分是非

只據論列之詞一槩出榜張掛都着回将話来

欽此　成命播宣傾朝驚愕皆知
陛下誤信邪言遂其奸計夫
陛下初服俯從言官論列首闢異端以正人心
勅須榜文四方風化丕有關頼不獨指揮使孫典之
疏槩列蕭敬於逆黨而天下咸知蕭敬即未敢之
劉瑾畢真也　先帝赫怒斥廢私第驗之錢寧
廖鵬王准得實豈獨蕭敬與錢寧張銳張雄等
十數元惡顯有徵証及查都察院問過小吏孟
鎮等文卷內蕭敬在　先帝時因太監劉養得
其金七百兩屡揑寫　先帝旨意故為御史富
鳳儀參　奏云脇臺憲以行私通姦臣於权刺

情何減於劉瑾罪實浮於錢寧文都察院題復云明受吏胥之賍故實 朝廷之法情罪既嚴於獄案姦欺悉洞於 宸衷據此則蕭敬為奸黨之魁豈謂枉誣之耶 伏戚

陛下不知而誤用之群臣交疏堅乞斥誅

陛下獨宥之蓋其奸謀之深黨援之衆具見於當時孫洪之疏禮部覆 奏蕭敬在司禮監已所經閱不可謂不知胡不即時

請辯而隱待於後耶賴

陛下明聖獨允其奏奉 聖旨是這本內所言都係風化重事著都察院查照律例通行出榜申明

禁約今後再擲庵觀寺院私度僧道尼僧女冠
等項的都拿問治罪欽此欽遵是蕭敬之是非
誣枉節奉　聖斷緣係　欽依事理臣子豈敢

擅妄增減一字耶如部院之臣慴惴權勢泯去
其名不惟取戾　國憲自知有敬不知有
陛下則大不忠也今蕭敬所懸白申明故在榜文須
掛之後盖恃
陛下柄用之專且不先陳具疏而輙擅取榜文一道
以觀盖輕
陛下妙年大肆無忌實蓄無
上之心時司禮監無一人正救之者非惧

陛下傾寵之故而不敢言必彼之奸掩其不知而收

形之僞托辯疏佯求請老以熒惑 聖聽

陛下憐之至加慰諭答問着令收榜切責部院回話

陛下保佑姦回之過不知其緣是敢威天下令天下

知其勢之能轉移乎

天子與明其尤得 芒之專且甚也

陛下特令收榜使天下臣民咸知蕭敬之故遠近囂

傳必相謂曰蕭其權勢傾軋中外雖在左右親

信者咸遵之若不然

天子號令力得而反之九卿大臣以之而請罪雖以

尚書毛澄都御史金獻民係望於時皆憚勢內

顧持位而結舌是

朝野惟知有蕭敬矣夫都察院受寄

天子之耳目導布號令以軌攝臣民而歸之治易曰

渙汗大號言如汗出而不可復反書曰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皆號令行則

朝廷尊令一不信則人莫適從今

陛下狥蕭敬一人之私情以廢天下之公詔反令敗

政是

天子大權蕭敬所得以共御臣見挾姦之輩將躍趋

以爭附萬方之耳目弗定將擾而無所忌不軌

之徒將輕令以玩法綱關係誠切重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誅罷蕭敬以警懼姦黨仍乞
勑都察院須行原榜崇信號令以伸
朝廷之尊用定萬方臣民之守臣不敢愛生避禍
焦心冐眛陳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糾劾事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人民趙紀詞狀具奏追[illegible][illegible]家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郭九皐一千人犯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秦瀚等若無在其右者使誠操持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奈之何其不然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
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
事而接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張雄等雖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横之日其或有詞不當
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illegible]作威作福而甘出
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徽處撫按勘報一
吏人事耳何必追提来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
賢極言錦衣衛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復號稱我
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今景賢差此輩手握

駕帖兩處拏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諸侯今之所

謂方面 天子共其與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璽

書褒嘉允阜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

檻械之奴隸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

乎辱 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

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舉緣其必千

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愚矣將誰欺歟

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蝎

豈景賢獨不知之邪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

外彼此相狗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

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
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止於陶淳
罪狀不聞有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
平而在蕭墻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
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
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
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靜不
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拿一[illegible]府
白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illegible]家
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

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貨也如此而能不悛改過俾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為亂法之臣乞將芮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拏送法司將郭九皐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忱無使箝天下之口

嘉靖二年七月初七日奉

聖旨趙紀事情待一千人犯拏解来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来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罰俸三個月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杜群奸以保治安事近見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來京閑住及請

康陵司香自叙不惴致有憫念微劳残喘等語臣觸目激中不勝駭異此奸尚蓄此意耶臣未暇審其平生以汙簡劄即其大者蠱惑

先帝濁亂　朝廷大下之稔惡也而顧以有勞自居逃避斧鉞保全首領　朝廷之誤恩也而復以残喘自計出死而過求喙窮思噬蓋未但已也含罪而言劳積怨顛覆蓋未少忘也故假乞哀之詞行姑試之術積由來之漸冀再竊之威言似

淺而謀實深迹若孤而力有恃臣不知谷大用以何時視　今日謂　聖明爲何如而復萌此意也臣無知識嘗過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正今日之大防也觀於谷大用之奏蓋信然矣不敢不爲

陛下言之臣惟罷閑官吏干預政事律載明條嘉靖以來屢有禁革近聞京城潛住此輩其所干預者殆非細故也

陛下知之否乎　新政之初大臣不爲清議所容者被斥而去近聞此輩時令家屬挾貲來京營求起用無所不至其於清議誠不少顧矣

陛下知之否乎夫吉凶之理貞勝不常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而世之治亂因之方今天下有治之名無治之實其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所當深思而切慮者也乃為罷閒遣斥之輩失志無聊之徒投間抵隙窺覦　寵用憲政傷和黨邪排正而有識者謂有此則治耶亂耶不極於亂不已也然若等有狐狸鬼魅昏暮竊發蹤跡未著猶有待焉者也而谷大用則在柙之虎使縱而逸之能不於通衢白日挾諸邪而肆其毒乎臣是以斷謂谷大用之奏於君子小人進退之幾大可慮也臣請

陛下早為之所深察治亂之由益嚴邪正之辨書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必於君子也可否相濟勿以逆耳之故傷其和終始惟一勿以偏聽之疑衰其敬則君子安矣其防小人也慎其聽察難其用任則徼固無釁而乘無階而緣矣然小人之尤如臣今所論者又不但克艱克慎於用舍之間而已也若不明罰勑法正其罪屏其跡臣慮莫難圖本末之何以如蒙乞

勑法司查照谷大用原擬罪惡正其典刑否亦投諸四裔以痛絕之再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察訪

京城內外如有潛住罷閒官吏非分干預并去

位大臣通交權勢等弊從實奏

請處治庶乎法度脩而綱紀振奸邪遠而治理得矣

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
乃以導衆人在真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瀦
之陷穽何況鎮守之置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
撫按之司所以除奸革弊鋤梗別强
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今勢應鎮靜者假借以
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釆倒行逆施不可
明甚
陛下何所見而復為之哉訪得太監潘真蓄智藏機
設柔奸而飾惡佞詞下士假偽貌以濟私黨緣
慫法外之求破例竊 維新之政即其廣置心
腹已可燭見肺腑如蒙乞將潘真取回量加懲

戒別選奉公守法之人往代其人惟復降
敕切責使勉圖自新以贖前罪仍乞收回前項
成命以後遇有各省積年無藉投充鎮守分守衙門
書筭人等生事害人者撫按官訪拏重治庶效
尤者得以杜其漸而災傷憔悴之民僅得安生
矣臣等待罪該科謹遵
明詔伏乞
俯賜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孟奇謹

題為消沮姦黨以重

朝廷事訪得太監李宣在

先朝時出入逆瑾門下差往江西看事得貨數萬田

見逆瑾而有重寶八千之餽駭人心目此時宣

府馬氏女得幸就以私第見之遂謀京倉提督

大肆貪饕人不堪命嘉靖初奉

詔裁革人心大悅近者又更謟諛

皇親結為烟好當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

命上累新

詔畫一之法下啓奔競女謁之端宣之罪惡不容於

誅矣抑宣之為此豈無所效尤邪蓋

先朝姦黨如太監魏彬者其姪魏英不惟以女而婚江彬之子且又以一女而配

皇親長寧伯以一女而妻泰誠伯張明者甥張太監銳之兄也其女而與豐潤伯之子錢寧者稱錢太監之家人也其女而與王駙馬之孫彼谷鵬又何人哉以大寧侯而為之婿夫非抗疾顛作哲搭言薰猶不雜聞之前與彼豺犬豕或其先姻連

帝室或其先勳紀太常世業可守而彼求遠乃姻[illegible]淪雜閭計斷養納采於管庫之人同穴於衛[illegible]之恥惟利是求曾無靦顏志士聞而傷心舊[illegible]

為之歎息蓋高門降衡實自己作而蔑先辱親
於是為甚自
皇上中興以來克遵 典憲除舊布新而
先朝姦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潛居都城布列
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襲前日之故智圖後日
之牽復若其謀遂成則其禍匪細此風不剪弊
源益開點世壓家將遍動戚伏望
皇上負扆興懷思清汚俗將李宣取回閒住將一切
姦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盡行逐外則肘腋
之下豁然清謐若夫勳戚之家敢有似前貪利
結姻者即係姦黨許科道官直言糾舉及緝事

衙門訪察拏送究治離異仍通行出榜禁約如此庶使巳汙之族知所愧懼而方熾之黨革心於將來矣

嘉靖二年八月三十日奉

聖旨李宣巳有旨了一切奸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先年蠱惑誘引亂政壞事都不曾明正其罪管家的還着司禮監査發南京各監局當差弟姪家人不許擅入禁門今後勳戚之家都不許貪圖財利與結婚姻有違犯的從重治罪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

請逐憸人以端治理事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側聞 綸綍無任驚惶晝夜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

大祖立法擬以十悪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盖

皆為此

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

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譜籍置之典刑

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邪

陛下昔在藩邸隔越數千里之遠知其奸多未之詳

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来凡江西逆黨之所招

承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

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

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群議任已私不肯罪之

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illegible]

屢賜 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 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
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 宗廟得罪
社稷大矣
陛下獨不能無疑於敬而有所不安乎雖敬亦自知
為天下為 宗廟為
社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
左右之際將亦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
非 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黨
與凡 皇城各監局及各宮分置皆有其人況
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

狡猾最善夤緣布在內外為之應援而
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讒惑
陛下時一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黙助之
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
敬之去留以為起復臣竊為
陛下危之書曰去邪無疑今
陛下知敬之邪而尚護之延以歲時竟猶豫而不肯
去之不去敬則愛全矣
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柰
宗廟社稷大計何
陛下若以敬為知事而司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

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
幾時他日若敬已死
陛下亦將復用人乎抑亦以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
乎敬以柔媚而罔人以陰險而賊物歷年已久
吏事頗多請慮詐謀最深且熟真所謂老奸巨
猾也自成化年来累被言官論劾畧不畏懼退
避每語人曰我受
國厚恩不忍遽去俟
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之禮既成止見其一嘗
具疏請陳旋即復爾自臣觀其意祇欲以壓服
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無一毫愧耻畏避

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
大矣順天下心為 宗社計速發
詔旨將敬放黜則
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況敬囊橐積貲甚多計
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
當感
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
列彼乃稔惡不知悛改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
匹夫投托敬之門下席其權勢冒濫受官此
皆深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敢

賴此輩以為保固其位之計而不恤壞
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圖富貴之資而不恤壞
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肯去不能去者以有此輩
為之計也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
陛下勑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斥仍
勑內府內臣以後敢有代敬請托夤緣者一體罪之
庶有以剪其羽翼除其本根而奸計不得潛滋
將見於投間抵隙之時姦黨無復翹首跂足於
依草附木之望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其
壞
陛下之事亂

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
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嘉靖元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董僑謹

題為申嚴禁令以杜奸謀以保治安事邇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火使谷大用奏為懇乞
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為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
則為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幸未即誅方喘息不寧猶恐不保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自鳴哉其為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
豕蹢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

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
幾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
之兇釀十年之禍而汚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
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
每隨侍　先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
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
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重治姑從寬處谷大用
丘聚降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
年四月之　明旨也禁其黨緣則曰谷大用魏

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
張雄于繼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
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貽累　先帝俱罪惡
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從寬發
遣黜革豈容僥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
通請謁的即係朋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
元年十月之　明旨也夫　天語戒嚴雷霆凜
於鈇鉞由前　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覬覦何所依
賴故違　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敘
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于進之

機既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 先帝於在御復欲誤 先帝於

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

辨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

忘一邪先登群兇競起擅久債之毒而甘心於

孰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且今在左右諸臣號為老成練達

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似無

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實致[illegible][illegible]

亂天下將来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illegible]

之所當慮者也關係匪輕宜早禁絕不惟是也
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
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
未爲不幸顧乃潜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
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
或挾貲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爲白倒
上以爲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
可長凡此皆 先朝之罪人 新政之所宜誅
而不赦者也即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
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申嚴與命先將谷大用遠徒以示決

不復用之意然後
勑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要嚴加鈐束其有黄
緣如大用等前項罷閒官吏人等更圖復用蠹
害　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
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
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精勵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
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
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冐昧不敢謂杞人
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
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廷等謹

題為內臣糾衆　闕下歐打朝臣乞賜

乾斷以全　國體幷自劾退以振紀綱事本月初九

日辰時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偶見內官集有數百餘人塡

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須賞伺候因即

前行聽聞喧攘面見衆內臣擁採監察御史李

學道按拉在地剥去冠帶口叫打死拳歐脚踢

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横莫救一時大小臣工

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盖帝王所以

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衆多人毆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有　朝廷乎又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城兵馬司地方於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徐氏投告有巳故夫陳用先日逐去義男許義私自淨身投入　皇城今來家持刀赫財等因到官巳經本官參　奏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外既巳具　奏即應俟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衆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臣等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之官　掖門係　朝廷嚴禁之地敢有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其視

陛下為何如雖　先朝奸宦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
見於今日此事傳于遠近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聽臣等甚為
陛下惜也今所毆人衆臣等不知其誰何然　掖門
內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監必知之
蓋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
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衆毆打皆此太監之所
為也身為太監為　朝廷禁近之臣敢於蔑視
法度蔑視　朝廷猶使近在左右殆恐不可況
漸不可長奸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
伏望

陛下興念及此大彰　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綱紀以保治安再照臣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事不能寢朋奸之謀臨事不能為解棼之策目擊此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為不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隆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行兇的着司禮監并緝事衙門照前旨上緊訪拿同許義送法司究問紀綱法度朝廷自有主張卿等各宜安心供職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懇乞　嚴究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　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　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迹臣固有以知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
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讒巧奸
邪思無以悅
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　君身有害彼何知焉況
宮禁之地法當嚴防禁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
設若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肆無忌至於此極
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
甘抵階而進至八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

之風乞　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

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且今正春伊始

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

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烟火之舉為細故不足

以為　聖明之累者是歟

陛下而誤

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

數百中官富家競財越買而遊觀喧囔男女混

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請
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顧奢靡若此則
四方相尚民用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勑下廠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
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隆慶三年正月初十日奉
聖旨失火人犯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再裂忠肝述民情申逆罪乞正典刑以彰

天討事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槩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差拏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縣及江西境内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於春臺之下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

首惡雖斃而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避鈇鉞而再瀆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食基而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

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嚴世
蕃則居相府廊房廻遶萬間店舍環亘數里招
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
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
莫比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私東南其
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多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
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
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誇於
衆曰　朝廷有我富可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
衣皆龍鳳之繡所飾皆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
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以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

度汙衊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於衆曰　朝廷尤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屋為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首養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並收於內旦則發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其撒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樊拿錦段田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山没於湖廣江西之界打刼無忌近有萍鄉縣孫叅入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汚婦女有瑞州川過客況巧兒則被其殲死性命刼奪財物此則刻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

名招申兵備道可証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
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私姦遂
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在分宜縣訪獲成
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子女而致其孤寡者則
有嚴銀一占周龍一之妻嚴銀二占易通秀之
妻嚴恩一占易江一之妻嚴來童占鄢銀六之
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
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鍊嚴樊之傷任良
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
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
源也有嚴臻福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

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恩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鎧也被嚴珍之害者黃袞也被嚴漢二之害者袁光明也被嚴興四之害者傅運也被嚴亥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蕭珠也被嚴銀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宋寶毛鍄利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嗔字良也凡此皆嵩之黨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

不知其何限也臣切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結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献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於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殆甚於當日之苦於濠耳且注廣閩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厥觀釁葢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　朝之日臣又請舉而實之伊潘典楧妄懐思念籍沒其府則有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楧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内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楧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楧敢逞

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换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贓囬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蕃訐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蕃之疏有曰託交寵逆之門數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楧又何異於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楧之姦斥逐世蕃於外以消隱寢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交謀雖萬不能為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薦沐厚恩有懷異念况今怨望於罪逃之時乎况今不法

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　朝則為寧賢
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
於財壞上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斲傷元氣則
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
特止於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
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嵩獨不聞
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
欺以　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耶自
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
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
於往歲乃敢朦朧奏　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

巳近於家不知又更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
旣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
顧恣意行私兹非嵩之欺
陛下乎旣而復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侍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直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
不爲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爲不足恤以
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兹非
嵩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冒功監任錦衣衛指
揮嚴紹庭先任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

祗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詣兵備
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即不能隱令回文只云
老夫有不赴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
去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
該衛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
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衆睹昭
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月在　朝嵩猶誘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
矣訴寃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
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

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之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勑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嵩逮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剛正素[illegible]德望大臣一員領　勑前去會同江西撫按[illegible][illegible]將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與

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
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則籍沒輸邊且
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逃軍嚴岱等與家人嚴珍
一等則提問如律其地基田基應還官者還官
應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粮
曾否蠲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
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
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困苦難支
逃散流離者接踵併乞行議處如近日言官所
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
瘵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

强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
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
所深恥此犬馬之微衷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
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恐懼待罪之至
嘉靖四十三年
聖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逃軍怨望　朝廷黨衆肆害漸成大亂懇乞
天威速賜處治以昭　國法以絶禍根事臣濫役巡
視上江備訪江洋夥賊强刼皆土豪巨室以為
之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歙縣藏亡匿
死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
㨿本府揭稱文龍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
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該縣協拿詎意
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逃聞又投入世蕃家矣
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使世蕃

龍文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寛大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為二犯者宜感
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循復懷怨望
蔑視　國法竟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王公
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
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舞盛張冠裳炫燿居常
則擅着蟒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
今之江洋行刼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
黨矣世蕃之暴橫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為
訕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為甚聞鄉閭含寃每赴愬於官司

者動以百計近以進屋爲名聚衆至四千餘人奇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孥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爲慎不有推官郭諫臣申文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積惡素著於平時狂悖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况其交結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爲哉夫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瀝以 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虛乞 將嚴世蕃羅文龍差校提解或行各原

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
該衛仍乞行各着伍所撫按嚴提解
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知懼禍根絕
而　朝野寧謐矣
嘉靖四十三年
聖旨這逆犯着林潤拏送來京問

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乞黜巨奸以消民怨以快士論事臣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又

俯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

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糾劾甄別賢否去留

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

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

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

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傳採群議不忍隱默敢舉其人併條具顚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勑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於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己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illegible]目蔑
憲典罔法行私所過屬郡掊尅無遺府則定以[illegible]

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遞等其塩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塩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歛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萬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知事龔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推之則兩浙長盧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塩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是此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鏓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鏓等親提面審定

罪發府鐵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

父千戶社詩在於本院門首攔執又商人吳章

被人首告項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主

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遞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

家人持銀被聽事官搜獲併取遞進發與熙收

手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夫[illegible]御職[illegible][illegible]紀正

當嚴加律紀以振肅百僚而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

大喪名檢玷辱風憲其為罪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

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甚則

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色語曰吾將參

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

金銀器皿極其奇巧金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
銀瓶饋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懽顏又
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
都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
工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
悖理其為罪三也且陵轢有司欺虐百姓在揚
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於杖下者二十餘
人如埇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蔡京置酒欠整
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
不計其數小民吁嗟無所控告此殘忍酷毒不

恤怨言其為罪四也比直山東連歲荒歉餓殍
盈野死亡枕籍至廑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振濟懋卿盻復其地月擊其形
畧不知動念仍責取於有司有司勢必取之於
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果何如其為心也
揚州
此維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
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産貧者流寓
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甘
加無名之派去歲塩徒幾欲相聚為亂

邦本斲喪元氣耗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爲罪五
也夫懋卿之罪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此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
嘆逞疑發言謂懋卿廣以結交巧爲彌縫非惟
言之無益抑且推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
慮獨念忝居言職既知而不言是自負脂常之
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於君者愛
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
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
皇 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秉伏乞

勑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

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

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

之至

嘉靖四十三年

奉旨

兵科右給事中臣朱伯辰謹

題為庸纖具臣不堪處甚重任懇乞

聖明亟

賜罷斥別選才賢以安邊徼以重名器事頃者

治郎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

趙文華充任一時偉聞舉

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胥謂文華何以

堪此抑何遽任此耶夫郎陽重鎮界轄夷方方

今苗患未盡正彊埸多事之秋而劣犢僨轅非

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

平生而悉陳於

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其素行久不齒於士論徒以獵涉浮詞濫叨甲第初受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謫調外任及佐州善狀無聞貪聲念著鑽刺夤緣營遷京職未及數年荐至通顯然猶謂其所居非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乃今循資遂得濫推撫治則繼此而二以六卿以繼此而長於六部亦將循資而槩可濫及矣此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為他日之名器重惜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可能濟其惡者何也勢不得行耳苟虎而[illegible]將益肆然[illegible]則畿輔之民何罪[illegible]邊[illegible]

任付之匪人抑将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以

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洽斷非文華之所能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參照通政使趙文華邪媚鄙夫污庸末品並任不謹即考察而謫官鑽刺通神遂夤緣而復進部屬甫遷通參尋改即其寵斷於富貴之場可知競奔於權賄之蹈狐鼠徐攀憑藉其勢而寵賂日章蝇營狗苟恣貪饕而廉耻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縱居閑散之地猶為汚玷於班行加茲憲臺之重何以充堪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勅吏部從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将趙文華亟行罷
斥毋得顧望回護復使之靦面充位久玷
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行推舉才望相應者
疏名
上請庶名器不致於濫觴而邊方緩急為有賴矣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王廷謹

題爲乞嚴誅姦佞强辯無恥大臣以勵臣節以昭

聖斷以光

聖政事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俗敗甚潰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畜惡長姦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臻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

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然

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冐姦愿以叨大位廷議亦

既暴白之矣
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耻強辯飾非靦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
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乞休節荷
俞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上人廉耻之節甚盛事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而下不厲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耻自厲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

必欲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陳畧無愧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鋐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奸佞貪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藐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恚其汪鋐奸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其奏辯之疏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速司屬以圖報復盤根固蔕之計人皆指為神奸鬼猾牢不

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鋐甘心為之决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已皆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鋐平日果正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鋐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悪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聞其語人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鋐取以自用耳昔李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仗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

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
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璡上書言事即黜爲
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絶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
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爲矣今鉉以林甫
自待臣不知其視
陛下爲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欵禁僞學此允奸險兇
悪輒敢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　陛下
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中
勑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
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倡而勉

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今鋐欲以此為禁
將欲使人盡如鋐貪昧無耻蠅營狗苟桎梏於
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耻然後為善耶何其不
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脩而有黨錮之禁
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
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
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是漢唐宋
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觀也今鋐
欲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鋐之疏其姦惡無耻甚

可槩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見
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
行於君子而黜罰當加於小人臣觀汪鋐之意
决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退仰承
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必然矣往年
汪鋐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姦惡至斥
為面帶千層皮鐵乃强顔就列動輒肆辯今復
蹈之是
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
乎被劾人員不許論辯所以防奸徹壅故

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銖始此知其不能懇切于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銖乃自陳才能獻於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權衡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況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銖之意不過欲媚假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

溺於其中而不自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
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
陛下常有旨責吏部矣爲汪鋐者自當輸情服罪祇
候 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
汪鋐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
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
以爲笑雖卒以嫁禍而鋐之行檢蓋彰於人矣
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
鋐姦鄙成性無恥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譴發彼中貪昧隱忍戀榮慕祿且或不免

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爲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爲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　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患
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
清班乎且冢宰者百官之首也士風者治理之機
也上之所以稱治者以士大夫尚廉恥而風俗厚
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恥而風俗薄
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謟之爲務
而禮義廉恥漫不知爲何物若汪鋐前後論列

幾數十號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怪談笑如故
掇辯不已是無禮義廉耻之尤者也今其姦惡
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亦倣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抵
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
於鋐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
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
導正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
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栝也伏顒
陛下俯察陳言之奏深為治理之源察汪鋐奸佞欺

負之狀早為罷斥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
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
工如有姦佞無恥如鍒輩者決不容於
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
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
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孫應奎謹

題為乞斥大姦以昭惡本以光

聖治事內開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人主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窺伺何所不至非深惡而痛絕之則寔繁有徒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之十章論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

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治道斯舉然獨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俾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曾參繼推得賢為絜矩之要而尤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容而禁伏覓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乎此也 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以無所裨益為非然竊覩時事若於曾參之說正今日所宜採擇者焉

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 臣觀邇者御史胡日翀等感激思報忘其危

屏斜劾群小劉龍輩以劾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破諸奸大開言路意
汪鋐者雖欲逆言官杜之口以自固陰黨諸臣
而封植之結為腹心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
不敢也及鋐將具本覆題揚言與部臣曰若欲
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餘說悉加褒美一時
諠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排人好惡變亂黑白
敢為朦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聖神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鋐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

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爲
聖明所燭而迸逐誅竄理所必加大奸數盡實天亡
之矣臣坐不安席臥不安枕仰望
明旨逾於飢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錄覆本
已下臣即往吏科視之伏讀
御批盡正鈇之所罔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四海
聳觀臣歡幸喜悅不覺舞蹈嘆曰眞
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爲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澈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比

甚哉但鋐罪止罰俸一日此固王者重絶人之意然愚臣竊有說焉凡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之則禍將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决誅遂不加則彼復將逞謀用智誣上行私殆無紀極延至大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以極國事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鋐既已知其奸發其隱其明亦極矣何不毅然遂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哉春秋大義君人者律令臣聞春秋無將若取之以

律鉉則鉉之誅當不止進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法勑法豈將小懲而大戒以為小人之

福歟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固無不至然鉉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

已熟雖聖人與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

為善者而復罰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鉉胥顧大臣之中摯家宰之任排群議而用

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之以宮保膺之以子

孫其委任 恩寵亦云極矣

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

不進躬鉉猶大為欺蔽若無關於

君父之休戚誠恐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
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
心耳臣意
陛下將無以鍷日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
而後絕之歟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
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
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貸
君恩流禍且深怨何足録今欽扵部事戾入申出罔
聞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誠叭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
不悛身黨嚚小幟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

忠故其勤能以祿足為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

人臣之罪莫大于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人才之端

縱秉銓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

猶足以為士習之害敗亂之兆況不忠如鋐而

可與之、朝居之也臣知鋐不亟去則風之所

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

禍福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一日萬幾鋐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

可以為默識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地

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卅
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二年冬正㸃官入覲之
期謀身斯任其當知所欽飭亦明矣臣於十三
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
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撐駕座舡牌榜
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皁官快迎送接
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省猶且榜
禁子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
下司府州縣孰非鋐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揺於
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節私通一時物議
之沸騰真足以為　清朝之辱也又請以臣之
所聞者言之當晚大璫安巽本科承差此胃之

償勞猶有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久或反以窮絕驛分處之多致無所控訴姑乞
恩開任遂使積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之榮豈我
皇上欲使物各得其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惟視賄賂之有無為俯仰之頓異耳欺天罔人負
君誤國臣不知銓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已照復即臣之所聞見者參之則銓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乎進退之幾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入科甫及數月

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銶者也臣聞君之所愛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況大臣乎則欲相忘於無言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又聞一忤銶者則立中奇禍不然亦以計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議危矣然臣不暇自顧猶謂復為

陛下陳之以銶之必去為快以去之不速為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路群枉門開冒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下勸庸非

陛下之所憂乎則臣亦焉能黙以為容忍然自便耶伏望

陛下諒臣愚之匪他 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鋐亟賜斥逐以絕奸謀仍乞
命下明正其罪　宣播於朝與衆棄之使天下曉然
知兇惡之斷不容於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懇款祈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戶科等科給事中臣陸鳳儀等謹

題為督臣欺横不法罪惡已彰懇乞

聖明蚤　賜罷斥以肅臣紀以安地方事伏惟

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内外臣工罔不精白

一心以承　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皆出

自　聖斷即時擯斥不使厠迹於　治朝此誠

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

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慝猶得以肆然一方長

惡不悛未及去焉是其雖幸容於堯舜之時而

地方之受其害者何限也臣等待罪戶兵二科

事干錢粮兵馬有所見聞不容隱默竊照總督

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才不逮於共驩而兇則過之握兵八載于茲不思盡瘁竭忠以報　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上罔下蠹　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牘未足以數其罪也臣等不暇他舉姑摭其前後數事大爲公議所不容者試一一爲
皇上言之前者海賊王直本與宗憲同鄉素相識善受其贈遺軍前所用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皆賊人姦細先於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俸脫者宗憲乃倚爲腹心使之往來賊中暗相約好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船六隻入

寧波府岑港約衆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毀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降爲名按兵不擊及出薪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百金以上參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甚爲扼腕嘆憤賊住港内半洋彼此交貨往来無忌總兵官盧刚造其舟飲宴屢夕而返宗憲乃預爲賊具奏云 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王直遂挺身来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伴以指揮来以肆驕任其自便畧無防禁此果何爲者也幸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将王

直送按察司收監復口諭按察使寬之在外蓋
欲陰令之逸去而誘罪於該司也該司覺之不
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刑而三千之衆竟逋天
誅人心憤憤無所以洩誰之咎歟而猶揜以爲
功叨竊　殊恩橫行胞臆自立報功廟於吳山
塑像其中飾虛傷繪無壁比於燕然勒石不以
爲耻果何以慰衆望而服人心也哉此宗憲之
欺　天冒功大罪一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
矣宗憲屢奉　明旨親詣會剿然竟不聞過江
西一步延至十二月始爲一出徒逡巡觀望於
衢婺之間所過縣驛每於夜半取辦海味珍羞

稍有不前輒笞斃吏卒無數其驚憤而自盡者不知其幾矣彼何恃也乃世世然自恣如是耶使非　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臣併力則前寇何從而戢也即今福建盜賊尚爾紛紛與化福州之間猶倭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為經畧未能盡殄亦不聞宗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却乃晏然杭城府第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或宴客遨遊西湖之上則以兵為戲自城門直抵湖山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為觀美軍中有能彈射一禽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托稱燄火眷重不出其視福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為意

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屢促之趨赴福建乃不得已於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始離浙省猶復逗遛中途不急進也伺彼一捷則又將貪天功為巳力耳然則前日之　明旨屢下豈宗憲皆未之聞耶此宗憲之違　旨玩寇大罪二也浙江自倭寇為孽錢粮除正賦外每歲加派田地山場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兩名曰軍需是固不得巳以救目前之急也而宗憲乃大肆侵蝕於其間主客兵徒張虛數支銷案卷皆可稽查巳經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劾計其冒破侵尅入巳每歲當不下十數[illegible][illegible]

邇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渰浸民不聊生加派無已而侵費益廣宗憲之自為身家計也誠厚矣然其如民命何故兩浙素稱殷阜乃今則富者貧貧者逃且相率而為盜矣前春夏間衢婺嚴湖之民十百成羣白晝搶掠若更削而竭之以積聚骨之銀山而塡宗憲之慾壑臣等切恐盜不在海上而在境内張璉林朝曦之事不可鑒乎此宗憲之逆取為害大罪三也夫加派有四十七萬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省解到軍餉銀兩直隸一十九萬兩兩廣一十五萬兩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浙湖廣等處亦幾百

萬軍門徑發批迴銀兩貯之杭州府庫以腹心寄之知府李景萃不用牌票惟口傳取用此銀係四十七萬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科道查盤所不及者也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支銷其與李景萃交通乾没無疑矣又曾取銀一萬兩付鄉官嚴[illegible][illegible]坤買綿以賞倭爲名求其不擾省城二人各將前銀盜匿入已並無買綿一兩仍派湖州寧波二府出綿夫賞倭已非矣況又任二人者之侵盜乎蓋其託爲軍前贊畫皆敗名險行趨利附勢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

濫逸雖明知其侵冒不計矣如蔣孝如呂希周
如田成法皆游古據藥出入軍門競爲儈僭重
費供給盡財生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靡費無
紀大罪四也至於歲造段疋所以供
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
六錢宗憲妄爲尅減乃令各府每銀一千兩扣
解一百兩名爲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李一元
扣解稍遲即以怠忽軍機參論則各府孰敢有
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
兩即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供
銀兩奚啻數萬但機戶必得銀兩足之數庶幾織

造可供　上用宗憲既侵其十丁之價則段布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委嚴州府通判胡方監造卒以段疋不堪究革此宗憲之侵欺誤　國大罪五也且總督自有常俸又有廩給宗憲久住杭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大送侈費亦已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三十九驛每歲爲討處軍門供應事假以廩給名色派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又杭嘉寧紹台溫六府每府各派銀八十兩金衢嚴處湖州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通計各府派解共銀八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相等

皆以供應軍門除省城不計外據各驛派解每歲供應共得銀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總督之官既有省城之送供而又派之三十九驛既有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倍取之於十一府是何供應之廣也不獨浙江爲然今直隸江西福建各亦鮮供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何堪此其所差舍人健步人等到驛每口粮一分折銀二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林驛以此大書木屛宗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也盖已身罹剝取之事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故驛遞自南至北皆被此輩朋合赫詐所執皮套火牌不令

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應廩糧若干馬匹若干任意綑打勒騙慘酷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使然貽害不小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官爵之命出自 朝廷總督雖專治一方命官豈得而擅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明器之不可假如胡艮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五十兩與之把總張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園一片而授之揮使他若承差章廷桂先在溫州打死鋪夫已革而不用矣後以指揮戴沖霄引進即給之劄付發募兵五百名與其管領指揮祝夢麒納銀八百兩收貯賞功所以爲公矣

次日眾進私室給與把總劄付四道千總劄付一十六道隨責與龔十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憲亦何故而私章廷桂祝夢麒賄入劄出如持左券故凡納銀領劄而得冠帶者無慮數百皆爲假虎之孤張威挾勢生事害人詐取財賄乎以歸之宗憲此則其賣官通賄大罪七也又一鄉宦茅坤日夕與宗憲飲酒淫樂者也近日請杭州右衛軍器廠以爲私宅宗憲竟不念務重大此廠非可以私授人者而乃輕狥茅之求茅坤遂圈圍廠界占爲已有該衛軍士皆號呼曰

祖宗以来有此官廠一旦送人将来何處造軍器耶此則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隷督府本爲地方防禦而設其不宜調用明矣上年夏間宗憲親男前往直隷應試乃發壯兵銃手一百餘名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适全宗德與鄉官余田家僮爭效兇鬪致彼妓婦懼而自縊郑乃專恣門子之言發兵七百隊拏并所無辜平民數十餘人到院各加綑打八十當時殞命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松力爲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将無伸雪矣今年六月內強盗四甘餘輩搶掠宗憲本亦開有

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輙差指揮張暁統師神
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
朝廷之兵也以之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為門子
報譬何軍門之自便如此耶此則其私自調兵
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為先雖在卑冗無敢踰
越總督且贜豈容蕩廢宗憲聞杭城鄉官洪楩
之女有殊色寄託羅開中書葉彩通意使洪楩
就花園中置酒酣飲乃陽醉入內與女相見繼
即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欵竟不顧部民娶之為
妻洪楩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倚勢逞威白
奪人田地財物氣燄熏灼自潘梟諸司以下無

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夷來住之妻倡婦人
每令進府通宵不出或迭次旬出則重以金銀
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
部下健步徐子明之妻亦以戴沖霄揩報常取
進用與之比狎人視督府為宣淫之地矣此則
其縱欲敗度大罪十也參照總督浙直福建江
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姦欺無比貪縱異常
海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閩中參亂敢於
明命之抗違志怠於宦成而恣意荒淫其有靖共之
節權專於勢盛而擅作威福畧無臣子之忠剋
數省以實一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

國賦以充私室兵民之怨憤難平任險詖以爲墓實積盡滋甚竊名器以張羽翼播雷無窮軍嚴送作人情奉公之意何在官兵調充私用守法之戒奚存沉湎酒色之場毀褻衣冠之寵官常大壞臣識盡隳負

國殃民莫此爲甚此天下首惡人共以浙中大倭目之蓋不可一日復居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言

勅下廷臣再加查訪使臣等所論宗憲十罪一有不實是誣忠爲欺將臣等坐以重罪以爲言官妄指之戒如果臣等所言不妄伏乞

聖斷速將宗憲罷斥另推資望相應忠勤公慎者以
代其任則庶乎督府得人四省賴以安息而
皇上永紓南顧之懷矣臣等旨昧陳言無任殞越悚
恐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看來說